

目 录

粵軍援桂战役亲历記	駱凤翔(1)
“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粵軍第一师	李指之(13)
粵軍第一师的几点回忆	罗梓材(47)
楊坤如盘踞惠州城及其败逃始末	張可廷(56)
第四軍分裂和李濟璵与	
張發奎爭奪广东的混战	曾其清(72)
張發奎与桂系关系和	
桂系内部的紛爭	關宗麟(86)
俞作柏、李明瑞倒桂、反蔣經過	呂鑒周(101)
第五軍在粵东反蔣回忆	陈杰夫(114)
蔣介石分化瓦解粵系部队之两例	李汉冲(128)
抗日战争时期	
粵北第一次“大捷”的真相	林廷华(136)
抗日战争期間美帝在	
广东基督教中的阴謀活动	熊真沛(146)
張炎被杀害的前前后后	彭中英(162)
抗战胜利前后海南島几点見聞	梁秉樞(173)
广东航空史略	胡汉賢(179)
广东空軍反陈投蔣始末	鍾錦棠(189)
广东航空学校初期情况回忆	陈兆机(205)
邓仲元遇害前后二三事	朱勉躬(210)

粵軍援桂战役亲历記

駱 凤 翔

一、粵軍援桂及兵力之布置

1920年秋，陈炯明奉孙中山先生命，率粵軍自福建漳州回粵，驅逐桂系軍閥莫榮新。1921年春粵軍即將桂軍逐出广东。孙中山先生自上海回粵，主持革命大計，1921年五月在粵就任非常大總統，任命陈炯明为陸軍總長、粵軍總司令并兼广东省長等各重要职务。

桂軍在广东失敗后，殘部退回广西，桂系首要陸榮廷取消广西獨立，受北京非法政府的任命，充任广西边防督辦，譚浩明任广西督軍。桂系軍閥恃有北京非法政府为奥援，遂又出兵侵扰粵边南路、西江各地，希图死灰复燃。以林虎、馬濟等部进扰广东之高州、雷州各屬，以韦榮昌、韓彩凤等部自梧州进入广东西江之郁南、封川各县。孙中山先生以桂系陸榮廷等既取消獨立，投降北京非法政府，又复举兵侵粵，广西人民久受陸榮廷、譚浩明等之蹂躪，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于1921年六月，任命陈炯明为援桂總司令，并以叶举为总指揮，許崇智为右翼指揮，翁式亮为左翼指揮，叶举兼中路指揮。各路兵力如下：

中路兵力：

1、广东警备游击第一路，司令楊坤如，統領邓迺忠轄步兵三个营，統領楊騰芳轄步兵四个营，統領李易标轄步兵

四个营，兼統領楊坤如轄步兵四个营，司令直轄步兵三个独立营，共步兵十八营，另有机关枪馬克沁重机等共三十二挺和山炮六門，分配于各統各营。

2、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魏邦平，轄旅长陈章甫、郑潤琦，共步兵六营。

3、广东陆军第二独立旅，旅长熊路，轄步兵六个营。附机枪八挺，山炮四門。

4、广东江防司令魏邦平，統江大、江汉、江巩、江固、宝璧、广金、广乾等大小江防舰只及魚雷艇共三十余艘，全部水兵約千余人。

中路指揮由总指揮叶举兼任，將全部兵力集中肇庆、西江一带，候令出发。

左翼兵力：

1、广东陆军第一独立旅，旅长翁式亮，轄三个团，共八营，附輕重机枪十二挺。

2、广东警备游击第五路，司令丘耀西，轄两个統，步兵四个营。

3、广东警备游击第六路，司令余六吉，轄一个統，步兵三营。

4、广东警备游击第七路，司令罗紹雄，轄两个統，步兵四营。

5、广东陆军独立团，团长黎生，轄步兵三营。

左翼指揮翁式亮，全部兵力集中高州南路一带，候令出发。

右翼兵力：

1、广东陆军第二军，軍长許崇智，轄許济、謝文炳等三个师，共約十六营。

2、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兵力约十个营，为右翼总预备队。

右翼指挥许崇智，全部兵力除总预备队外，集中四会、广宁一带，候令出发。

二、中路战斗经过

1921年六月，援桂战役开始。中路方面总指挥叶举兼任指挥，自肇庆出发。以杨坤如部广东警备游击第一路四个团，共十八营，沿着西江左岸，出罗定、郁南，进入广西戎墟，以拊梧州之背。以广东陆军第三师魏邦平部陈章甫、郑润琦两个旅，广东陆军第二独立旅熊略一个旅，共十二营，沿着西江右岸，出封川、开建进入广西之苍梧县，以攻梧州之东北。江防司令魏邦平率大小江防兵舰、鱼雷艇三十余艘，溯江西上，以攻梧州之正面。

桂军韦荣昌原已侵入郁南县境之都城，在我军开始攻击时，即已闻风先遁，退回梧州。我军陆军沿西江左右两岸疾进，江防舰艇溯江直上，先声夺人。左岸杨坤如部越过两省交界山区，进入广西省境。防守是处的敌军约千余人，略为接触即向戎墟败退。我军跟踪追击，敌又由戎墟退入藤县。于是我左岸部队占领戎墟，遂直搦梧州之背。右岸魏邦平、熊略各部亦从封川、开建进入苍梧县境。溯江西上之江防舰艇，前队亦逼近梧州。防守梧州之敌韦荣昌、韩彩凤、刘达庆、李子青等部约万余人，并配重兵于梧州之火山卡，以图抵抗。及我军克戎墟、入苍梧、舰队压梧州之际，知大势已去，遂放弃梧州，大部分退藤县，小部分向濠江方面退去，敌军刘震寰率所部约一营投降。沿西江右岸攻击前进之陈章甫、郑润琦、熊略各部，沿江西上之江防舰艇遂同时进入梧

州。計自下总攻击令后，不到一星期即占領梧州，我軍拾获軍械装备甚多，梧州河埗炮台之大炮五門，敌人亦不及帶走。总指揮叶举于各軍进入梧州后，即进驻梧州，令郑潤琦部三个营防守梧州，令杨坤如部四个統自戎墟沿西江左岸搜索前进，令熊略、陈章甫部自梧州沿西江右岸搜索前进。

沿西江左岸进击之广东警备游击第一路軍司令杨坤如，自出发以至占領戎墟，从未到过軍中，我以參謀长資格，代他指揮一切。及至右岸我軍及江防艦艇占領梧州后，杨始前来，惟日夕流連于河面花筏、紫洞艇中，沉迷酒色。迨奉令由戎墟搜索前进，杨又令我代为指揮，統率四个統三个独立营向藤县进攻。我率部自戎墟出发，向藤县、北流江方面攻击前进。藤县东面临北流江，北面临西江，形势十分险要。我率杨部四个統，三个独立营，一共十八营。陸續到达北流江的东岸，藤县市街已历历在目，急登上高阜，以望远鏡偵察，县城及附近各处村落，均无敌踪，江之西岸亦未发觉敌人的防御工事，凭目測判断，渡江后不及五千米突即到县城。偵察既毕，遂立即率領楊騰芳、邓迺忠两个統領、步兵六个营，更不派兵偵察，乘薄暮徒涉，留步兵十二个营于东岸。是晚八时开始徒涉，河水甚浅，深处亦不及腹，河之西岸大半是沙滩，江闊仅二百米突，很快就过了江。两个統領、六个营长都跑到我跟前，彼此十分高兴，认为敌人又象在梧州一般不抵抗便把藤县放弃了。于是率队緩緩前进，忽然狂风大作，继而傾盆大雨，連續半小时不止，只得冒雨前进。及将进到目标，雨势稍减，全部官佐士兵都准备进城后整理湿透的服装，突然枪声大作，敌人从县城分六路出击，势如猛虎出柙，銳不可当，从敌人在各处所进击的火力判断，足有七八千人。我和邓、杨两个統領，都为之相顧失色。有

不少官、兵未奉命令即回头逃跑。我和各統領、营长只得分头督率各官、兵立即散开，利用地形地物分头抵御。时在夜深，敌人遭到阻击，即未敢急进。我軍人数不多，抵御得法，无显露的目标被敌人射击。接触了数十分钟，在我附近一带，幸无伤亡，而敌人因人数甚多，蜂涌而来，反有不少中弹倒地者。在此时期唯一之作战计划，只有一面抵御，逐步退却。及退至河边，一望北流江上，因大雨之后，水势高涨，已不能涉过，又无渡河工具，势极危险，惟官、兵多数能泅，已纷纷争先恐后凫水而去。我因不懂水性，而敌人又逐渐迫近，自料不为俘虏，亦被击毙矣。幸得有几个卫兵跑来报告，請我随他渡江，遂不再思索，急随他們跑去，及到江边，他們又請我用双手攀着綁着两岸大树干的一条牵船纜渡过对岸。我此时已无别法，只得冒险而为。几經掙扎，才到达彼岸。此时我統率过河的六个营，已有百分之八十退回东岸了。及检查人数，足足損失了一百二十余人，后来江水退落，拾回步枪百余支，才知損失的士兵，几乎全是被溺毙的。

全部官兵退回东岸后，即令未經使用之后續部队沿江警戒，整理败退队伍，以軍用电话将战斗經過分別报告駐梧州之叶总指揮、杨司令，又請沿西江右岸前进之魏邦平、熊路各部立即水陆并进，互相策应，以期一举攻克藤县。不久即接到叶总指揮命令，略謂：“藤县两面临水，形势险要，藤县敌军甚多，已飭右岸部队急速前进，应互相策应，互相联络，小心攻取云云”我接到命令后，即召集排长以上會議，以鼓励士气。全部軍官都認為被敌袭击，过江先头部队几至全軍复灭，是一个奇耻大辱，非立即把敌人消灭不可。我鑒于前次輕进之失，此次必須仔細，遂提出三路进兵的办法，以两

一个統沿北流江直上，到有利地点即渡江迂回攻藤县之西南，以一个統等候到迂回部队渡江后，开始战斗时，即渡江直攻藤县之正东，以一个統为总预备队，策应两路。另一路由右岸魏邦平师熊略旅等部担任，用浅水舰艇掩护渡过西江，攻藤县之北面。我提出这个作战计划后，各人都一致赞成。会议既毕即下令統領李易标、邓迺忠率部沿北流江向西南前进，担任迂回攻击藤县之西南。杨坤如兼統的一个統，由我率領渡江攻藤县之东。以杨騰芳一个統为总预备队，策应两路，随时增援。又通知右岸魏、熊各部及舰艇同时发动。李、邓两部出击后，半天还没有枪炮交战之声，不久即接到他们报告，已渡过北流江，未与敌遭遇，现在向县城急进。我据报后即率三个营徒步（此时北流水势已退落），过江后即向县城急进，敌人并没有布防，沿途也没有与敌遭遇，很快就进到离县城不远处，已看见右岸我军也渡过西江。于是搜索前进，与魏邦平、熊略等部一齐进城。李易标、邓迺忠也同时由西门进城，三路同时到达。原来敌军韦荣昌等部，在前半日即已放弃藤县退到大王崗去了。我军进城后拾获敌人遗下械弹装备甚多。

大王崗在藤县之西，据西江之右岸，江水绕其东南西三面，北枕大山，形势亦頗险要。我军占领藤县后，即沿江左右两岸西进，时值夏季西江水位高涨，小型舰艇复乘水势溯江直上。桂军韦荣昌等部不敢应战。又把大王崗放弃，率部退据桂平。

桂平形势亦頗险要，南临西江，东隔柳江，易守难攻，亦为兵争之要地。但桂军因中路失梧州、藤县，左翼失怀集、贺县，右翼又失容县，军心涣散，派别分歧，互相倾轧，在韦荣昌等部退到桂平时，已溃了大半，无力作战，遂

又把桂平放弃了。我率部自藤县沿西江左岸向西急进，知桂平敌已逃去，遂急急渡过右岸。由右岸进军之魏邦平、熊略各部，亦渡过柳江，同时到达桂平。我军不发一弹即将桂平占领。总指挥叶举派陈章甫旅三个营，留守自藤县至桂平一带防务，命杨坤如部沿西江左岸向敌追击。时杨坤如仍在梧州，遂由我代任指挥，在桂平休息一日，再急趋贵县。敌军残部自桂平溃退后，经过贵县，不敢停留，即向武宣逃窜。我军不费一弹，又将贵县占领。杨坤如接到我军占领贵县之报告后，从梧州乘浅水屯船赶到。杨于到达时，即命我率杨自兼的一个统和杨腾芳一个统，沿西江左岸扫荡，命钟子廷、邓迺忠两个统沿西江右岸向武宣一带扫荡，以钟子廷任指挥，留三个独立营及各統領部官佐留守贵县，由杨本人直接指挥。

杨坤如每日不离声色，虽军事吃紧，亦不稍改，由梧来贵时，带其爱妾及乐工同来。日夜笙歌盈耳，酒色杂陈。一夕杨与其妾对唱，妾原为广州东堤有名歌妓。二人正高唱入云，管弦什作之际，忽然枪声大作，敌人已冲破警戒线，进入贵县市街。原来敌军退出贵县后，一部分退入武宣，一部分则化整为零，隐匿于各村落。他们侦知在贵粤军大部已分头出发，遂乘机深夜来袭，一路由岑塘攻贵县之西，一路由龙山攻贵县之北，共约三千余众。此时各統領部，各独立营散处于城内各街道。敌人攻至后，只有各自为战，分据各民居、铺户作困兽之斗。杨坤如亦只有率同数十名卫弁，拼死抗拒。由夜深十一时起，一直战至翌晨八时，卒将来敌击退。杨坤如即命独立营营长李祥、黄世华率部向北路龙山追击，追至离县城三十里之龙山，凡毙敌三十余人。同时命独立营营长韩俊升率部追击西路岑塘之敌，一直追至高县城五

十里之岑塘，才收队回来。計是役粵軍死七人，伤数人。

我率杨坤如自兼統領的一个統和杨騰芳的一个統，自貴平出发，沿大河而上，直至宾阳，宾阳无敌踪，遂率队返回貴平。鍾子廷率两个統（鍾子廷一个統、邓廼忠一个統）一直扫蕩至武宣，亦不发现敌人，亦率部回返貴平。杨坤如于是召集各統領、营长以上軍官开軍事會議。杨首先說：“駱參謀长和鍾統領率部出发后，忽有二三千桂軍乘夜来袭，我和黃世华、李祥、韓俊升各位营长，合力和他們战了一夜，把他們击退之后，即命各位营长分头追击，北面追至龙山，西面追至岑塘，兩处的敌人都不知去向。现在駱參謀长和鍾子廷統領回来，又未发现敌踪，桂軍是否上了天？还是入了地呢？”各統領听了之后，都齐說：“有有怕”一定是潰散了之后，潜匿在老百姓家里，他們是本地人，老百姓一定收留他們的。我們不必理他，只要攻下南宁、柳州、桂林各重要地点，他們便不敢作怪。”杨坤如听了甚为高兴說：“我們都在这里，“有有怕”，就是他們有包天之胆，也不敢再来了。我們暂时在这里休息休息，叶总指揮有命令来时，我們再去打吧。會議既毕，杨請各軍官和全部連长，大排筵席，痛飲了一夜。

过了几天，叶举命杨坤如率两个統，三个独立营集中貴县为总預备队，策应进攻南宁的粵軍。派两个統沿大河經橫县、永淳向广西省会南宁攻击前进。同时命我率邓廼忠、杨騰芳两个統向南宁攻击前进。

我接到命令后，即和邓、杨两个統領、共七个营（前在藤县被袭击損失百余人，此时已补充完毕），沿着大河向橫县前进，及到橫县，該县已无敌踪。在橫县休息一日，又向永淳搜索前进，及到达永淳，也沒有敌人的踪迹。永淳已离

南宁不远，我觉得自己兵力仅有七营，南宁为陆荣廷老巢，应该有重兵防守，因请示杨坤如如何进止。杨尚未复到而右翼军指挥翁式亮已由高州率队至永淳，于是中路军之杨坤如部与右路军翁式亮会师于永淳。翌日中路军熊略亦率部到达。同时接到杨坤如的命令，叫我返回贵县，两个统的部队交杨腾芳指挥。在我与翁式亮相会时，即把中路的战况向他报告了一遍。他也把右翼的战斗经过向我说了一个大槪。

我奉了杨坤如司令命令后，只隔了一天，便带同十几个马弁连同杨腾芳派兵一排，乘着浅水电船回到贵县。杨坤如见我回来，又叫我在贵县代他指挥，他却乘电船往梧州去了。

三、左翼和右翼战争之经过

左翼军指挥接到向桂边缓缓攻击前进的命令后，即向着桂省之黎塘、郁林一线前进。原来侵入广东之桂军林虎、马济、马鉴等部，事先已从高州、雷州一带退回桂边，及梧州形势吃紧，桂系又将其右翼兵力如刘达庆、李子青等部增援梧州。翁式亮乘桂军兵力减弱，即向郁林疾进。敌军指挥为譚浩明，率陆福祥、林俊廷等部在郁林附近据险布防。翁式亮率独立第一旅八个营作正面攻击，令丘耀西率游击第五路四个营从左翼迂迴包抄敌之右翼及后方，以第六路司令余六吉、第七路司令罗紹雄为总预备队，策应左翼及正面出击队伍。攻势开始后，桂军初尚顽强抵御，及丘耀西部迂迴成功。譚浩明不再抵御，即向郁林县退却。我军中、左两路即会合向败敌追击。敌军心涣散，及退至郁林时，郁林守军吕春珪经丘耀西运动成熟，遂紧闭城门，作粤军内应。譚浩明只得率部绕城而逃。翁式亮以小部分监视郁林城之敌，以大部分兵力追击譚浩明等部。经过了几天的战斗把譚浩明击

敗，呂春璿率所部六營自郁林城出降，引我軍進入郁林。譚浩明率殘部退南寧。時敵軍韋榮昌部自放棄藤縣後，即以大部分兵力增援右翼譚軍，在未到郁林時，而郁已被我軍占領，韋榮昌於是又率部退向南寧。

翁式亮占領郁林後，留一個統駐防，即率部向永淳進發，在永淳與我所指揮的楊坤如軍兩個統會師。

中路軍熊略部一個旅，楊坤如部兩個統，向昆仑關前進，目標為進攻南寧之敵。至昆仑關時無敵軍，遂直指南寧的北面。左翼軍翁式亮部自永淳出發，向南寧的東路進擊。中、左兩路軍沿途未遇敵人抵抗，即直抵南寧。南寧敵人已大部逃向龍州、百色，韋榮昌率殘部千餘人出降。我軍遂進入南寧。計自攻克梧州後至占領南寧為時僅約半月。總指揮叶舉由梧州移駐南寧。桂系軍閥陸榮廷、譚浩明等，在南寧未失守前，即已逃入安南。

叶舉派丘耀西率兩個統向武鳴攻擊前進。派翁式亮率第一獨立旅、游擊第六路、第七路、楊坤如部兩個統，向龍州、百色之敵攻擊。

丘耀西率部搜索前進，沿途均無敵踪，即進入武鳴。

翁式亮率眾向龍州、百色，分途攻擊前進。各路沿途無敵踪。除在各要點留駐一小部兵力外，其餘大部分都回到南寧。

左翼軍許崇智奉總指揮叶舉的總攻擊命令後，即率全部兵力自四會、廣寧向廣西邊境前進。沿着小北江一直入到懷集，未遇敵即占領懷集。

占懷集後，許派許濟部為先頭部隊趨賀縣。許濟至賀縣時，賀縣無敵踪，即占賀縣。後續部隊陸續到達後，以一小部留駐，大部分向平樂攻擊前進，未遇抵抗即進占平樂。

由平乐再經阳朔即到桂林，桂林为广西重鎮，料敌人不肯輕易放弃。右翼軍于是在平乐布防，派一部分兵力向柳州、武宣方面警戒，以防敌人側击，留一部分兵力駐守平乐，以巩固补給綫。以大部分兵力进攻阳朔。攻击阳朔部队，沿途未遇阻击，即进占阳朔。右翼軍先头部队占領阳朔后，后續部队繼續到达。阳朔距桂林不过数十里，探悉在桂林之敌，已大部分退向柳州、怀远及湘、貴边各地。右翼軍即揮軍急进，不发一枪便占領了桂北重鎮桂林。右翼軍于是完成攻占桂林之任务。指揮許崇智亦到桂林駐扎。派部分向湘、貴边搜索残敌，和警戒残敌之騷扰。又派出一个师的兵力扫蕩柳州怀远一带残敌，沿途及柳州均无敌踪。于是桂林、柳州一带均底定。

四、底定广西后的概况

援桂战役，中路、左翼、右翼皆获全胜，除中路、左翼略有战斗外，右翼軍之进入桂北可謂传檄而定。計桂系部队刘震寰在梧州投降，呂春琯在郁林投降，韦荣昌在南宁投降，零星队伍如黄业兴、黄任寰、李宗仁、黄紹竑、白崇禧等，合共不过七八千人。其余尚有将及二万的残敌，不是化整为零，逃匿民間，就是退到桂西的百色、桂北的黔桂、湘桂边境，入山为寇，待机再动。战事完毕后，孙中山先生委馬君武为省长。陈炯明派叶举主理广西軍事，而以刘震寰为付。不久李宗仁等在南宁、龙州一带組織自治軍，实为巧立名目，半独立式之新称号。

我在永淳回到貴县后，就一直駐扎到粵軍凱旋回粵，時間將及一年。在粵軍平定广西，馬君武就任省长后，孙中山先生曾到过南宁一次，在經過貴县时，命我到电船见他。此时楊坤如在梧州，我只好一个人独往。經過通传之后，由一

位付官带我进入船仓。望见孙中山先生坐在里面，还有好几个随从。中山先生说：“杨司令不在贵县么？你是駱參謀长，你来见我甚好，甚好。杨司令所部官佐，几乎全是行伍出身，虽然战斗力不错，但军事学术不足，輕視軍風紀，你是学生出身，在前清亦受过军事教育，又是同盟会员，”他说到这里，忽然觉得我仍是作立正姿势，便说：“不要立正，随便坐下再谈。”他接着又说：“你要尽心尽力，帮助杨司令训练部属，诱导各级官佐研究军事学术，严守纪律，更要認識革命主义，細讀我的革命学說和演講詞，我的一生革命，不外是为国家为民族，凡是服从我的，便要体会我的意志。汝为革命軍人，更要深深体会这一点。更要認真負責，把警备第一路訓練成为一支革命軍隊。”最后他说：“我要开船往南宁了。請你回去罢！”我遂告辞，返回貴县。当时孙中山先生对我訓話历时二十多分钟，现在事隔四十多年，还大致記得如上所說的要点。

粵軍自入桂至退回广东，時間約有一年，战事結束，各部队划定防地后。各级軍官都爭先恐后的販運鴉片烟土，視為發財捷徑，無論那一支部队都是如此。楊坤如平生好利，販運烟土之多，比之別人更有過之無不及。且因駐防貴县，为西通云南，北入貴州之要道，販運烟土更得其地利。所部各統領亦尤而效之。楊坤如經常來往于梧州、貴县，亦不外为販運烟土而奔波。司令部軍需長鍾秀庭提議：“現在官長一律每天發伙食費六角，士兵發四角，何不販運烟土，補助軍需，楊司令、各統領都是如此，如沒有資本，可以把軍需挪用。”我說：“你可以和別人台股。”我因受過中山先生的教訓，言猶在耳，而且沒有軍隊統轄，故沒有答應他。

（1962年2月27日）

“国民革命”运动中的粵軍第一师

李 洁 之

广东省政协以粵軍第一师，在孙中山先生和国民党所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中，对建立革命新軍和对反动势力作斗争，曾起过一定作用。因于1960年，发动与粵軍第一师历史有关人士，撰写该师的历史资料。兹为响应这一号召，根据个人的回忆和一些同志提供的材料，写成本篇资料，以供历史工作者参考。其中遗漏与错误的地方，可能不少，深望读者给予指正。

一、粵軍第一师产生前的一些情况

国民党（注）于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期，在南方各省开始建立了武装部队，向反动势力作斗争，并且取得胜利。一九一三年癸丑革命失败后，这些部队有些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消灭了；有些改变为灰色状态，以求自存；有些军事长官蜕化为地方军阀，利用它作为自己争权夺利的工具。因此，袁世凯在没有革命的武装力量向他作斗争的情况下，敢于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二十一条丧权辱国的条约，敢于公然背叛民国，帝制自为。于是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西南各省于一九一五年冬，发动了反袁的护国战争，给袁氏以沉重打击，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从而忧急而死。袁死后，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恢复旧制，民国获得重光。在这次护国运动中，国民党人熊克武、但懋辛等在四川，譚延闓、程潜等在

湖南，俱各乘机組成一部分武装部队；李烈鈞在滇軍中也取得一部分实力，进驻粵北。但都力量不大，又不能集中使用兵力，所以不能發揮什么大的作用，去动摇北洋軍閥的势力。而且袁世凱的爪牙段祺瑞，竟搖身一变成为北京政府的內閣总理。这表明当时国家虽复归統一，但政治大权仍然掌握在北洋軍閥手上，它的反动本质是沒有絲毫改变的。

經過平定張勳拥溥仪“复辟”以后，段祺瑞再次組織內閣，他还是繼續执行袁世凱时代的卖国殃民政策。对外則向日本大借軍費，締結“中日共同防敌軍事協定”（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允許日本軍隊进驻吉林、黑龙江和外蒙古，喪权辱国；对内則以馮国璋代理大总统，不許黎元洪复职，不予恢复先前被他所解散的国会和废弃的約法，积极进行內战。孙中山先生为了救国救民，揭起护法旗帜，号召全国軍民起来反对段祺瑞，并由上海率领海軍舰队南下。于是国会参众兩院議員，乃来广州集会，推举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組織軍政府，与北京政府相对抗，西南各省軍政长官，如兩广的陆荣廷，云南的唐继尧，貴州的刘显世等，实际都是割据軍閥，虽然先后响应附义；发兵进击段祺瑞，但他們手上控制着軍隊，是利用“护法”的幌子，来行进扩充地盘的。护法的軍政府，除海軍舰队以外，沒有直接可以調遣的兵力。孙先生救国救民的主张无从貫徹。他們后来甚至压迫孙先生辞去大元帅职，改組軍政府，与馮国璋、吳佩孚勾勾搭搭。从此西南方面連护法一点意思也失去了。这是孙先生和国民党人所引为疾首痛心的！

在护国战争初期，桂系軍閥陆荣廷的势力已伸入广东，从而控制着广东的軍事、政治大权。广东省长朱庆瀾备受制肘，在政治上无可施展。至一九一七年冬积憤辞职前，决将

广东省警卫军，即俗称省长亲军的步兵二十营，拨归孙先生的护法军政府直轄，作为北伐基本部队，但亦受到桂系的无理阻挠。几经曲折，才得接收过来，将它改编为援閩粵军。于是孙先生乃以国民党人陈炯明任总司令，邓铿（字仲元）任参谋长；并以许崇智、蒋介石、吴忠信等为高级干部，分层統轄这部分军队和一些民军，整編成六个支队，作为国民党的基本武装力量。于第二年夏，打着护法旗帜，由潮梅出师援閩，因得占领漳州、汀州等所属各县，作为初步发展的根据地。

一九二〇年夏，孙先生为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又命陈炯明、邓铿、许崇智等，統率这部在福建壮大起来的粵军，回师广东，进击盘踞广东多年无恶不作的桂系军阀势力。当时桂系的督军莫荣新，所属有刘志陆、刘达庆、林虎、馬济、沈鴻英等军和李根源的海疆军，还有政学系的广东省长杨永泰連結一气，进行抗拒。粵军在广大人民大力支持下，以及在粵的军官魏邦平、李福林等率領所部和一些民军的响应附义下，经过为期三个月的苦战，卒将桂系军队打垮。其残部分由西、北江向广西撤退。至同年十月下旬克服了广东全省，孙先生乃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粵军总司令，至此，国民党始得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从事发展革命势力。

二、粵军第一师的产生及其长成

如上所述，粵军底子在广东警卫军，它的前身是巡防营，再上是前清的綠营演变来的。它的素质本来就不是很好的。经过援閩和回粵两次战役，逐步扩大起来以后，内部情形就更加复杂了。加以連年作战，没有时间进行教育訓練，当然难免多而不精。于是在奠定广东以后，便进行整編部

队，在整个粤军中依旧分为两个军。第一军由陈炯明兼任军长，未设军司令部，它辖三个师，六个独立旅和五个路。以参谋长邓铿兼任第一师师长，洪兆麟为第二师师长，魏邦平为第三师长；以邓本殷、翁式亮、杨坤如、熊略、陈炯光、李炳荣分任独立旅长；李福林、钟景棠、黄大伟、罗绍雄、黄明堂任路司令。第二军由许崇智任军长，辖四个旅，以吴忠信、蒋国斌、谢文炳、关国雄分任旅长。指定第一师拱卫广州，并从事教育训练，以为改造其他部队的示范。

邓仲元先生在广东将弁学堂毕业后，追随孙先生致力革命多年。他深刻体会到，屡次革命不能成功的主要原因：第一是国民党内部组织松弛，教育欠周，纪律不严；第二是自己缺乏基本武装力量，不得不利用某些地方军阀的军队去和北洋军阀斗争，其结果只有以暴易暴，于国于民毫无是处。就以新兴的粤军本身来说，绝大部分都是在战争中或从封建关系上壮大起来的。它们没有受过严格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军官多数对于革命军人的职责是什么？对于现代军事艺术又是什么？都不很理解。而且不少官兵还充满着巡防营时代的恶习，日常生活是吹烟（鸦片）、赌博、花天酒地。甚至在驻防地方，或明或暗地从事包烟庇赌，鱼肉乡民。象这样落后的军队，要它进一步负担起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在华势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那就无异缘木求鱼了。所以他在接受编师的使命以后，便决心将第一师大加整顿，彻底改变其气质和提高官兵军事学术知识。于是多方设法罗致一些较有朝气的军官，和由保定陆军军校毕业不久的青年军官等做骨干。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首先在广州东堤路旧官纸局设立粤军第一师司令部。在他亲自领导下，与旅长梁鸿楷、参谋长陈可钰、参谋邓演达、叶挺、罗梓材、徐景唐、钱大